

周立民



这里是巴金的家

我经常沿着高安路，穿过淮海路，走上湖南路，来到武康路113号。这是一条两旁有着梧桐树的路。入秋，有雨的日子，路面上一片片落叶飘舞着。深秋时节，风追逐着黄叶从脚边跑过。到淮海路口，人和车都多起来了，仿佛一下子把我从宁静的个人世界推到了滚滚红尘中，眼前的一切在瞬间让我迷失了方向，但常常也让我在恍惚中又有时空错乱的感觉。

不知道几十年前，这个路口是什么样子？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巴金的家，在绿灯亮起前的一刻，我常常想在眼前的人流中寻找巴金的身影。“一个小老头，名字叫巴金。”这是他为了一幅画像的题词，我不曾见过他走路的样子，是健步如飞，还是步履蹒跚？这个离巴金家这么近的路口，是否能捕捉到他的身影？

1963年2月21日，巴金的日记就曾记载：“十一点半辛笛来约我去衡山饭店午饭，萧珊后来。两点送辛笛到淮海中路搭二十六路无轨电车。”26路车站没有变吧？从淮海路、高安路路口向左望去，就应当是这里。

在巴金的记载中，他曾经坐过这路车——1965年4月8日，还是与辛笛有关：“五点多夏景凡来，坐了一个多钟头。六点半一刻和他一起出去，我和萧珊去辛笛家吃晚饭，在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口和景凡分手。在辛笛家谈了一阵，蔡公才来。晚饭后，辛笛还请我们喝咖啡。九点后我们同蔡公一起走出辛笛家，仍搭二十四路车转二十六路车到淮海路高安路口。”这是通往巴金家的一个路口，几十年里不知多少次，他从这里走回家：“两点到文化俱乐部出席两点半举行的市政协学委会扩大会议，金公和王致中在会上作了报告，六点半一刻后结束。在中餐厅吃过晚饭，

坐三轮车回家。喝了一杯茶，搭二十六路车到徐汇剧场观摩上海演出团演出的《南方战歌》。这是根据上海人艺改编本话剧《南方来信》改编的京剧。散戏时节，风追逐着黄叶从脚边跑过。到淮海路口，人和车都多起来了，仿佛一下子把我从宁静的个人世界推到了滚滚红尘中，眼前的一切在瞬间让我迷失了方向，但常常也让我在恍惚中又有时空错乱的感觉。

四五十年的情景从眼前掠过，在匆匆的人群中，我想象着、寻找着，就这样走过湖南路，在武康路口右转，来到了车水马龙的巴金家的门前。呈现在面前的是高高的院墙，一扇大铁门，还有一幢为树木环抱着的小洋楼，这就是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。

这里曾经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欢聚的地方，也是巴金散步、沉思的地方，它储存了这个家庭不同时代的记忆。

刚搬来不久，巴金曾写过他们一家人的生活：“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的男孩讲故事，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安静地听着，他的母亲走过来望着他漆黑发亮的眼珠微笑。孩子的十岁的姐姐练好钢琴上楼来了，一进门就亲热地唤‘妈妈’。母亲转过身去照料女儿，带着她到浴室去了。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过路的青年男女的快乐的笑声，歌声不高，但是我们在房里听得很清楚……我走到隔壁书房里，在书桌前坐下来，拿起笔……我觉得全身充满幸福的感觉。”

这个家中，巴金每天活动很多，操持家的是女主人萧珊，她与巴金的恋爱传奇和人生遭际，读过巴金那篇著名的《怀念萧珊》的人都会有所了解。要强调的是，长期以来，“巴金的妻子”的光环似乎掩盖了萧珊作为杰出翻译家的身份。巴金说：“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，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。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，就让我的骨灰同她

的掺和在一起。”

萧珊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，不论在当时，还是今天都得到人们的推崇。巴金在1964年12月24日致萧珊的信中说：“刚才曹葆华来，他患心脏病，在休养，用俄文对照读了你译的《初恋》，大大称赞你的译文。”曾经协助鲁迅主编《译文》的黄源也曾对巴金说：“她的清丽的译笔，也是我所喜爱的……她译的屠格涅夫的作品，无论如何是不朽的，我私心愿你将来悉心为她校阅、加工，保留下来，后世的人们依然会喜阅的。”穆旦也曾经写信给巴金：“不久前有两位物理系教师自我处借去《别尔金小说集》去，看后盛赞普希金的艺术和译者文笔的清新……她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高兴至今她被人所赞赏。”黄裳对萧珊译文的评价是：“她有她自己的风格，她用她特有的女性纤细灵巧的笔触，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，译文是很美的。”

作为操持家务的女主人，通过巴金故居收藏的买菜的账本等，看到她为这个家的操劳，还有她对子女的爱。摆放在巴金故居一楼餐厅中的钢琴，正是1953年当萧珊第一部译作《阿细亚》出版后，她用稿费给女儿买的。在这个家的每个角落、每一处，从家具，到园中的草木，都能追寻到女主人的踪迹。尽管她已经去世多年，但是在巴金先生的书桌上，一直摆着她的照片；她的骨灰也一直放在巴金的床头，直到2005年11月25日，两人的骨灰掺和在一起撒向了大海。

巴金故居无论是主楼还是两座辅楼，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中，在一座大花园里。但通常讲到花园，还是主楼南面有草坪的这块地方。临着花园环绕着主

楼的路是巴金通常散步的路，他在作品中也提到过：“我家有一块草地，上面常有落叶，有时刮起大风，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‘飞满天’。风一停，落叶一片也看不见，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。”

我见过一张1955年秋天的照片，是巴金一家刚搬到这里不久所摄，照片中还有靳以一家，巴金穿着西服，规矩地站在草地上。他的身后是花园的左边，只有一棵不太高的小树。右侧这边也不像有大树的样子，那么，这棵高大的广玉兰应当是巴金一家搬进来后栽的。徐开垒在《巴金传》中也提到：玉兰树和樱花都是巴金成都老家有过的花木，所以特意栽种了这两种。广玉兰如今已是参天大树了，树冠与主楼齐高，树荫也占了草坪的一大半。

在巴金1964年的日记中，还记下园中种花的事情：“中饭后南洋花店的同志送来樱花两株，并替我们种上，现在我们园子里有了五株樱花了。”有五株樱花，可见巴金对樱花的喜欢，1955年住进来的时候，他就买过两株：“但是我对樱花早就有了感情。在我的院子里竹篱边便有两株樱花，这是我7年前用20元的代价买来种上的。两株花品种不同，却一样长得好，一年一度按时开花，而且花朵不少……就以我这里的两株樱花为例，它们一年比一年高大、一年比一年茂盛，不过短短的几年，它们就长成大树了。”如今，巴金的花园中的草坪上还有一棵樱花，春天里它仍然开放着，想来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。

往事虽远，但有迹可寻。武康路113号，巴金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后半生，这里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成为历史，但也不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

岁月光影里的簪钗

闫子奕

晚风轻摇梦的纸帆，惊起回忆的风帆，我走进一场心灵的独白。那一年，我接过外公递来的木盒，恭谨而又期待。掀开盖子，里面静静躺着一支步摇，金丝琅彩，盘绕在花朵图案之间，几缕垂珠碎玉挂在顶端，华丽而不失雅致。我的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，抬眼，正对上外公笑意盈盈的目光。

生日快到了吧，外公特地为你做的步摇。一步一摇，叮当作响，这门手艺，可就指望你传下去喽……那时我年纪尚小，只笑着揽住外公的胳膊：“您放心，有我在呀，绝不让咱家的手艺失传。”外公扑哧一声笑了。我盘起头发，让外公替我插上那发簪。镜子前的小人儿，学着古代人物的样子，摇摇晃晃地走上几步，垂珠碰撞，响声清脆。日月悠长，这画面在细碎光影里，镌刻成心底的永恒。

时间像是两个巨大的齿轮，一点一点转着。我远离了故乡，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，灯火通明的夜晚，充盈着书香的图书馆，无不令人为之神往。那支步摇逐渐被我遗弃在角落，古朴的手艺也被时代的新潮渐渐淹没。后来的几年里，外公和他的簪钗，极少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

一次观看演出，我坐在观众席，欣赏着台上的无限风光。忽而响起一阵悠扬的乐曲，一位舞者缓缓走至台上，一步一摇，目光上移，顺着她的发髻望去，那垂下的流苏、琼珠碎玉碰撞作响，让我恍惚忆起了几年前外公送我的那支步摇。

心头重重一震。当年许下的诺言，曾深埋于心底的热爱，以及那份

经年已久，却未被叩开的思念，可否还来得及去追寻。台上的乐曲依旧奏着，我的思绪早已飘飞至昔日的故乡。一个蒙尘的承诺，此刻似乎迎来了破晓时分。

我终于回到了那个充满旧日气息的老房。屋门虚掩着，我透过门缝向内窥视，外公正坐在竹藤摇椅上，戴着老花镜，用细铜丝盘绕着什么。他花白的两鬓，好似落满了半个世纪的风雪，腰身越发的弯陷下去，岁月在他身上似乎不留半分情面。而他一如既往地守着他的簪钗步摇，静静地任时光流淌。我心头酸涩，想呼唤外公，却哽咽得发不出声音来……

我住下来的几日，外公并没有多言什么，似乎一切都是早已预料到的结果。可他眼里常有忧愁闪过，尽力遮掩，却被我小心地捕捉住。

“外公，您的手艺，日后如何传下去？”我有些忐忑地发问。外公无奈地笑笑：“你志不在此，外公也不会强求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当初送你步摇，是希望你未来人生漫长的路上，一步一步能走得踏实坚定，一步一摇，步步生香……”

我走上前去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，“外公，我明白的。”拾起针具，点上文火，我学着外公的样子，认真地做起步摇来，兑现儿时许下的诺言。三天后，我盘起头发，戴上做好的步摇，穿过院落，每一步，都坚定无比。走过时光的长河，从城乡田野至繁华笙歌，簪钗就驻留在心灵的角落，默默治愈着我。那份藏在心底的亲情，那融进岁月里恒久的匠心，点点滴滴，汇成我生命内在的力量。

《八声甘州》：苏轼与柳永的巅峰对决

林 晔

在北宋，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，柳永的词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歌曲。柳永是苏轼的前辈，苏轼对柳永，一方面有些看不起，因为柳永的词有些俗；另一方面又暗暗将柳永当成自己要超越的目标，因为柳永当时太火了。

宋人笔记《吹剑续录》记载，苏东坡问他的朋友：“我的词比柳七的何如？”朋友回答：“柳郎中的词要由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手执红色檀牙拍板来唱‘晓风残月’，你的词要由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这就是苏东坡的词和柳永的词在风格上的不同。

柳永（987年~1053年）是北宋初期文学家、词人。苏轼（1037年~1101年）是北宋中期文学家、词人、诗人。苏轼二人可以说同是北宋著名词人，但二人在各自诗词创作的鼎盛时期并没有交集。他们对词的发展都作出了新的探索，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词的表现题材。两位宋词大家都曾填词《八声甘州》，后人常用来当作两人的巅峰对决之作。

《八声甘州》是词牌名。源于唐大曲，又名《甘州》《潇潇雨》。柳永的《八声甘州》非常有名，整体上都很好，可以说句句是名句。词中表达了作者常年宦游在外，于清秋薄暮时分，感叹漂泊的生涯和思念佳人的心情。其词云：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苒苒物华休。惟有长江水，无语东流。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邈，归思难收。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、妆楼颙望，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。争知我，倚栏杆处，正恁凝愁。”

苏轼说，世人都说柳永的词俗，

其实不然，像这首《八声甘州》就格调很高，其中“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这样的词句，不比唐人的诗句差。这可是非常高的评价。唐诗是公认的中国诗歌艺术的巅峰，在苏轼的年代，词的文学地位相对是低的，苏轼说柳永的词“不减唐人高处”，确实是慧眼识珠，他看到了柳永在词中融入诗的语言与意境，而苏轼自己就继承了柳永这种诗化词的做法，进一步提高词的格调。

正因为苏轼体会到了柳永这首词的高妙之处，所以他也想写出一首可以媲美柳永这首《八声甘州》的词。我们来看苏轼的《八声甘州·寄参寥子》。其词写道：“有情风、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。问钱塘江上，西兴浦口，几度斜晖。不用思量今古，俯仰昔人非。谁似东坡老，白首忘机。记取西湖西畔，正暮山好处，空翠烟霏。算诗人相得，如我与君稀。约他年、东还海道，愿谢公、雅志莫相违。西州路，不应回首，为我沾衣。”词中表现人生空茫之感，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，使人唯觉其气象峥嵘，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。词人强调达观和“忘机”，使人感到的却是对友情的无比珍重。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，向往出世又执着于友情的个性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叔本华在谈哲学的时候曾经说过，作品的风格就是心灵的相貌，是心灵感情修养的一种表现。所以，作品风格的不同与作者的性情修养有很密切的关系。越是伟大的作者，他的作品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，柳永终生都处在矛盾之中，他的生命是失落的，而苏东坡把所学的一切融会贯通，终于完成了自己。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

微小说

暖月

阎秀丽

李娟没有开灯，空气里飘浮着闷燥的热气，月光水银似的泻进来，使偌大的房间显得更加空寂清冷。

李娟刚刚搬来这个小区不久，和谁也不熟悉。丈夫搬完家就出差了，来电话说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回来，孩子又不在身边，李娟感觉空荡荡的。白天忙忙碌碌的没什么，可是一到晚上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，房间静得似乎掉根针都能听到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一阵若有若无的敲打声把正在朦胧欲睡的李娟惊醒，她猛地坐起，惶惶地看着四周。可是除了月色斑斓，什么也没有。也许是幻听吧，李娟自嘲地笑了笑，这一段时间真的是累坏了。

李娟喝了口水，翻个身躺下。似睡非睡的时候，“咚咚咚”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李娟心里清楚，这绝不是幻听！敲击声就是从隔壁单元那家传过来的。

李娟在公司是项目经理，忙碌而又高压的工作让她有了轻微的神经衰弱。而她原来居住的是开放小区，从早到晚都是乱糟糟的。尤其是那些卖东西的、收废品的一大早就开始吆喝，严重影响李娟的睡眠质量。为了摆脱嘈杂，能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她和丈夫才竭尽所能换了这个新房。

当她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区就很

满意，这里环境干净整洁，人们在绿树浓荫下恬淡而悠闲地散步，和原来居住的地方相比，简直是有天壤之别。可是没想到迁居不几天，就听到这种不和谐的声音。

李娟心里很是恼怒，本想予以还击，可是想到刚搬来，就和邻居闹僵，以后还怎么相处？也许人家不是故意的呢？还是算了吧。

第二天李娟带着“熊猫眼”去了上班，工作频频出错，这是她平时绝对不会出现的。李娟心里不由得开始窝火。

回到家吃过饭后，李娟简单地梳洗了一下，便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想把昨晚的睡眠补回来。可是没躺下多久，“咚咚咚”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。李娟的火气腾地就冒了起来，她握起拳头也跟着“咚咚咚”地敲了回去。她等了一会，心想如果对方再回击，她宁可觉不睡，也要跟着耗下去！

李娟等了一会，夜静得只能听见风刮动树叶的声音，一定是没事闲得无聊的人！李娟嘟囔了一句躺下，很快进入了梦乡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应对了这个小插曲，李娟神清气爽，工作起来也得得心应手。回家的时候，看着小区里盛开的鲜花，小孩子们跑来跑去，李娟忍不住露出笑容。

还没等睡着，“咚咚咚”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。李娟感觉自己要崩溃了，她抱着脑袋想逃避这种声音，可是声音却像锥子一样往她的耳膜上撞。她站起来在屋里转着圈，感觉胸口有一团棉花堵得上不来气。听着那不紧不慢的敲击声，她攥紧拳头，报复性地跟着“咚咚咚”来了几下，隔壁很快就没有了声音，安静得只能听见李娟自己呼呼的喘气声。

李娟解决了这个麻烦事，上班时也精神很多，脸上漾起笑意。等晚上再休息的时候，忍不住屏住呼吸仔细地听了一下，很安静。李娟扑哧笑出声，心想这是怎么了，没有动静不是更好嘛。

可李娟刚睡着，“咚咚咚”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但是在夜晚却很清晰，一下子把她敲醒了。李娟抱着脑袋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对着墙壁使劲地敲几下，气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
那边似乎感应到了李娟的愤怒，很快就没有任何动静。

虽然这一夜没有什么声音再来打扰李娟，但是她却失眠了。她冷静下来仔细地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但是又因为什么呢？李娟感觉到一种恐怖的气氛已经笼罩了她，她觉得应该弄清楚这一切！

第二天，李娟和老总请了假，决定自己找上门去。这种骚扰和提心

吊胆的感觉，让她精神上都有些承受不住了。

当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李娟愤怒的眼神变得惊讶起来，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是愕然地站在门口。

李娟没有想到给她开门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并且是坐在电动轮椅上的老人。

“你找谁啊，闺女。”

“我、我，您家里就您一个人吗？”

“咳咳咳。”老人咳嗽了一阵，虚弱地晃了晃手，“保姆做完早饭就出去了。你有事？”

“是……是您晚上敲门吗？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这几天我住院刚回来。”老人声音怯懦起来，像个犯错的孩子，“我想女儿了，我身体不好……原来女儿在家的時候，有什么事我都是敲墙壁，女儿就会过来了……她结婚走了，我想她……你也跟着敲墙的时候，我以为女儿回来了。”

李娟的眼泪差一点落下来。她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
当月光带着暖意，铺满整个房间的时候，李娟握起拳头，轻轻地敲着墙壁，“咚咚咚……”

很快便有了“咚咚咚”的声音传过来。李娟翻了个身，觉得就像风儿掠过林梢，让她心里很踏实。她也很快入眠，如熟睡的婴儿。